

少帥剪除老帥愛將

楊宇霆、常蔭槐被殺內幕

(本文插圖刊第52頁)

趙全璧口述·劉百非筆記

訪少帥碰個大釘子

民國十二年(一九二三)二月一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會親筆致函楊宇霆(麟葛)，以後復透過第三者五度與楊宇霆連絡。那時候，國民革命軍正僑促在廣州一隅，四面楚歌，命令不能出帥府大門。所有與楊宇霆來往的書信都是討論東南軍事問題，或求助於東北軍的支援。可見楊宇霆對國民革命軍的幫助，以及國父對楊宇霆的重視，而楊宇霆在東北軍中閃耀的份量尤其是明顯。時至今日，國人甚至於東北人知道楊宇霆其人其事的，已經是寥若晨星，日見減少了。追究他致死的因由，實在令人不解，既未容他巨白，也未經過審判，遽予槍殺；似乎不尋常，如找不出其他理由，說不定是張學良(漢卿)中了有心人離間之計。無論如何，這是一件不明不白的冤獄。去年春天，權威人士宣佈說：「張學良已恢復了自由，是他自己不願意見人……。」執政黨某公是我的同窗舊友，家住北投復興四路，邀我小聚，談及往事，對於楊宇霆的被殺都是非常感慨。飯後，藉酒壯胆，我想去探望張學良談一

談，東北的歷史真象不能就這樣淹沒了。

在半山坡上一幢大別墅，佔地約有三、四百坪，院內花香鳥語，樹木成蔭，老遠一看，就感到是隱居的好地方。我邊走邊想，住在這裏，一定能多活幾年，迨迫近別墅五十公尺左右，一塊大石頭後面突然轉出一人，身材魁梧，但賣相文雅，說話彬彬有禮，「請問這位先生，您到那兒去？」客氣的問我，我說：「我去拜訪一個朋友。」「您是想看張先生吧？」居然單刀直入，禮貌的說出來，我再也不好意思推搪，只有點頭稱：「是」，「對不起，張先生現正休息，不見朋友。」對方立刻加以婉拒。我還不甘心，改說：「我是新聞記者」，同時從口袋掏出一枚購買證，幌了幌，想唬過去。「新聞記者也不行」，對方未予理會，顯然是軟硬不吃。碰了釘子之後，時常在同鄉聚會時提起這件事來，有一次在座的李代表(國民大會代表)說：「這件事你去找趙代表一問就清楚了，當時他會親歷其境，且是楊宇霆一手提拔起來的人……。」趙代表名趙全璧(復三)，遼北省法庫縣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，現年已九十餘歲。這件案子張學良不僅是

殺了楊宇霆一個人，另外還有一個常蔭槐(翰勳)，在東北官場都是楊、常并稱，所以楊宇霆與常蔭槐被殺，民間即流行着說：「楊常(長)而去」。(東北方言是不在乎的就走了)經過電話連絡，我終於在趙代表府上吃了一餐家鄉飯；趙代表雖年逾九十，而精神矍鑠。

雨帥身旁三大派系

說到東北舊事，喝了一口金門高粱。我國東北的四省(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。抗戰勝利後改爲十省)三市(瀋陽、大連、哈爾濱)，比日本大四倍，比歐洲的德、法兩國加起來還大一點。張作霖(雨亭，公稱雨帥，東北人稱作老帥。)實際統制了東北以後，就開始吸收人才；那時南方的人才都靠攏了廣州，北洋政府的人才則去了瀋陽。這些人如顧維鈞等投奔了東北，都走的與楊宇霆比較近乎，無形中自然成了一個集團，所謂坐轎子的不想坐，抬轎子的却想抬。於是在雨帥時期的東北軍內部大體上可分爲三個派系，一是元老派，如吳俊陞、張作相、張景惠、湯玉麟等，這些人都是雨帥的豐邛舊侶，一

起當紅鬍子出身的生死弟兄。其次就是以楊宇霆爲老大的日本士官系，這些人都受過良好的新式教育，充份具有世界知識，加上時常接近投效過來的北洋人才，非但是東北的軍政骨幹，抑且爲兩帥的智囊組織，因而改善了東北軍的素質。

據美國名記者鮑惠爾John B. Powell 評論：「雖然在日本軍閥的鐵蹄下，不斷的被要求執行日本人的命令，張作霖決不失爲一個愛國的中國人。兩帥將他個人所有的財富，都拿出來辦教育。他自己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，但却對國際政治運用自如，跟日本人和俄國人在東北亞相周旋。總括來說，兩帥在玩弄國際政治方面，十分聰明；這可以從他能够保持東北領土的完整方面得到有力的證明。」諸如此類的才幹，一方面是兩帥愛國心強烈有政治天才，一方面是自楊宇霆的助力很大。六十年前的東北，楊宇霆是兩帥身邊的紅人，無論內政、外交、財務、人事，楊宇霆都有絕對的影響力。

迨得張學良準備接棒時，另網羅了一批由自己培植的青壯人才，這些人多來自東北大學和東北講武堂，組成以三、四方面軍爲基本的嫡系勢力。楊宇霆的士官集團，與張學良所屬的嫡系勢力都是當權派，雙方面難免發生利害衝突，先有郭松齡的叛變，後有楊宇霆的被殺，可說是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楊宇霆學名楊玉庭，字隣葛，投效兩帥後改名楊宇霆，遼寧省（抗戰勝利後改爲遼北省）法庫縣蛇山溝人，在國內高中畢業後未再升學，考

入日本陸軍的搖籃——士官學校，同期的中國人同學還有徐樹錚（段祺瑞的邊防軍司令）、趙恆惕（湖南省督軍）等。楊宇霆回國投效張作霖，初任東三省測量局局長，嗣兩帥迫走了段芝貴自任督軍，改任楊宇霆爲參謀長。楊復爲想瞭解國內全般狀況，及南方革命軍情形，曾去北京，就任段祺瑞的陸軍部次長，並南下檢閱了湖北省督軍王占元的所屬部隊。至此全國軍事情形一目了然。段祺瑞曾賞給他十五萬元（銀洋）作慰勞金。第二年再回東北，就任東三省巡閱使署總參議，此後即一心一意的協助兩帥。滿清餘孽辦帥張勳在北京搞復辟，楊宇霆建議兩帥支援段祺瑞馬廠誓師，算是報了段祺瑞派任陸軍部次長賞識的恩惠；致於民國九年倒段，就是各爲其主了。

民國七年援湘、援陝，民國九年倒段，民國十年援庫倫。民國十三年爲反對曹錕賄選，國父孫中山、段祺瑞與兩帥三角聯盟，共同打擊曹錕、吳佩孚，二次直奉戰起，曹錕被囚延慶樓，吳佩孚敗走河南，東北軍勢力如日中天。楊宇霆且曾一度担任江蘇省督軍，更建議兩帥以武器及現金援助孫中山，對我國民主革命軍的貢獻，實在是不少。

中日之間橋樑人物

楊宇霆長得矮矮胖胖，一臉福相，上半身特別長，下半身就嫌短小，全身不成比例，以致走路搖擺，重心不穩，坐在椅子上兩腳懸空，盪來盪去的不着地，懂相法的人說：「不能頂天立地，前半生大富貴，後半生，主賤、主凶。」但是

楊宇霆爲人幹練，很有謀略，外交圓滑，別人辦不到的事情，他能順利完成，對日本的棘手問題他都能不失權益的圓滿達成任務，兩帥十分倚重。日本人也喜歡和他交往，等於是中、日雙方的中間橋樑。

兩帥於皇姑屯被炸逝世後，密不發喪，一時謠言滿天飛，奉天（現在的瀋陽）「盛京日報」（日本人所辦）「趁機興風作浪，騙說：『楊宇霆勾結日本人，預謀炸死兩帥。』」又說：『楊宇霆在前方已被張學良槍斃。』企圖蠱惑人心，煽風點火。趙代表（全璧）當時正担任東北軍交通總司令部的第三科科長，駐錦州。趙代表一入社會即受到過楊宇霆和常蔭槐二人提拔的厚恩，一直沒有機會回報，聽到這項謠言，很懷疑其真實性，就想到瀋州去問一問；在瀋州北山關帝廟見到了楊宇霆，將外間的謠言狀況相報告，並探詢究竟。楊宇霆說：「別人毀我，說我造反，你相信嗎？」說着轉身面向窗外，歎了口氣。繼續說道：「東北軍無論官兵，那一個不是受老帥父子栽培長大的，縱或我忘恩負義，只有十幾個衛士，能造起反來嗎？」再轉回身來，望着西牆壁，牆壁上掛了一張二尺左右長方形的相片。七月的瀋州「秋老虎」，西曬的房子裏悶熱，楊宇霆打開手中的湘妃竹摺扇搧了兩下，用扇子指着相片，接下去說：「這是我與張軍團長（張學良）換譜（結拜）的照相，張軍團長臨去奉天時，握住我的手很久不放，垂淚說：『前方的軍事都交給你，我先回奉天，你這邊事了，也請馬上回去。』我就請張軍團長放心回奉天，到奉天後，請

跟我家裏說一聲，我一切平安，也就要回去了。

趙代表往相片上仔細看了一陣，見相片上有張學良、楊宇霆二人在中間，兩邊分別是李景林（河北省督軍）、吳光新（江西省督軍）、張宗昌（山東省督軍）、常蔭槐（交通部長）、張志潭（吳佩孚的外交處長）。趙代表不認識張志潭，因而問是何人？楊宇霆回說：「是吳佩孚的外交處長，實際上是吳佩孚的謀士。」說完了就站在窗前遠眺，眼光矇矓矓的，好像在想什麼。循着楊宇霆的視線看出去，見有鮑文樾（第三、四方面軍參謀長）、周濂（空軍署署長）、魯穆廷（軍需處處長）、高紀毅（副官長）等幾個人，都軍裝整齊的由山上下來。有幾個人因與趙代表認識，不便碰面，乃向楊宇霆敬禮告辭，退避到東屋，由後門快步下山。趙代表受楊宇霆的囑託，回轉奉天，向楊公館說明了一切。

與楊宇霆同時被張學良槍殺的，另一個常蔭槐（翰勳），遼北省梨樹縣劉家館子人，畢業於奉天省立法政學堂，到北京陸軍部當了參議。第一次直奉戰爭；奉軍騎兵集團軍司令許蘭洲向兩帥保舉他當參謀長，楊宇霆在旁敲了邊鼓。從這以後就得到兩帥的賞識，奉軍戰敗回奉，改當了執法處處長，奉命成立執法隊三營，分駐京奉鐵路沿線，負責剿匪、緝私、搜捕散兵游勇，維護治安，由於辦事認真，績效非常良好，人民得以安居樂業。民國十四年轉任京奉鐵路局長。郭松齡叛變時，奉軍退出平津，改任奉榆鐵路局長，因為警務處處長張蘊柏向兩帥密告他曾附逆

李景林，被兩帥免了職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楊宇霆又把他向張學良推荐，出任了第三、四方面軍軍團部職務處處長，因他才幹優異；改調為政務處處長，兼京奉鐵路局長。凡是軍團部所任用的廳、處長，縣知事，稅捐局長、警察首長等，都是經由常蔭槐保薦的，權力這樣大，難免遭到別人的嫉妬。未過幾天，又調升當了交通總司令部司令，從這以後越發發揮了他的才能，也越發增加了他人的猜忌。常蔭槐不在意他人的誹謗和讚譽，努力建設，完成了打虎山站到遼寧縣的「打通路」，接軌四平街到洮南府的「四洮路」，並且分線由洮南府到黑龍江省昂昂溪的「洮昂路」，這條鐵路接軌中東路，與南滿鐵路並行，使日本霸佔了的南滿鐵路每年虧損五千多萬元。日本十分惱火，恨入骨髓；常蔭槐復興建了奉天到海龍的「瀋海路」，呼蘭到海倫的「呼海路」，完成了東西兩大幹線，與奉天新站南滿鐵路的京奉鐵路交叉橋下涵洞；接軌通車。又建成葫蘆島港口，作為貿易的新港。用來代替旅順大連，將日本陸上海上交通完全包圍。日本人受此制裁，

當然心有不甘，開始是不答應東西接軌，跟着就製造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，並且要求吉林至敦化等的「五路」撤設權和「金復州」的統治權，都告失敗。常蔭槐因功升任交通部長。兩帥被日本人炸死以後，東北成立保安委員會，委員共有七個人，常蔭槐是其中的一個，保安委員會推派萬福麟當黑龍江省督軍，常蔭槐當省長，都報到南京，請中央政府任命，但原來黑龍江省督軍吳俊陞和兩帥一起被炸死，他的姪兒吳泰來想繼承

他叔父的位置當督軍，率領原來黑龍江省的軍隊抗拒萬福麟，熱河省督軍闕朝璽也把黑龍江省看成是塊肥肉，進兵洮南，希望把熱河省讓給別人，自己改當黑龍江省督軍，時局動盪不安，登時天下大亂；結果還是楊宇霆出面調解擺平。吳泰來和闕朝璽各回任原來的職務，萬福麟和常蔭槐二人立刻分別赴黑龍江省到任新職務，地方才得安定。

但是萬福麟和常蔭槐二人將帥不和，省政府用人和行政方面的事情，總是自做主張，從不與萬福麟商量，雙方相處越來越不能融洽。起因是由於常蔭槐爲了維持治安，加強黑龍江省的防禦措施，命令各縣自行購買槍支，裝備各縣武力，槍支彈藥由省政府統一辦理，各縣政府只是繳錢就好了。那時候，趙全璧代表正當明水縣縣長，按規定要認購槍一百支，每支槍隨彈二百發，每支槍的價錢是銀洋一百四十九元，黑龍江全省一共需要購買日本製的步槍二萬支，可以裝備兩個師。萬福麟就把這種情形向張學良檢舉了；張學良問：「是誰批准的？」楊宇霆說：「這些小事，也不必少帥（張學良）知道，是我批准的。」張學良不僅是打心裏不高興，並且也不知怎麼辦才好，爲了機密，又不便同旁人商量，其間只把他女兒親家鄭作華請來，密議過一番。

對付日人常有作爲

原來閻、(閻錫山)、馮(馮玉祥)造反，中原會戰，各方面派在東北的大員很多，都希望能得到張學良的支持，代表們手法不同，羣像不一

閻錫山的代表趙戴文，任何事不離生意人本色，山西人的儉省又是著名的，處處精打細算，到奉天來只帶了旅費銀洋一千元，先請了十菜一湯的一桌酒席，兩三個月下來，餘錢有限，正趕上張學良三十歲壽辰，需要致送壽禮，經向太原請示，據答覆是得在原帶的一千元內開支，既然是這種寒酸相，也就談不上什麼交際和拉攏。馮玉祥的代表邱斌情況更差，只帶來五百銀元，住在小南門裏一家小客棧裏孵豆芽；西北軍老習慣，每天大餅窩窩頭的維持着，初一、十五打牙祭，吃頓燙麵餃子酸辣湯，想應酬也無從應酬起。

兩廣代表劉震寰，雖然好一點，但也不能隨心所欲，揮金如土。其間唯有中央派來的代表吳鐵城、方本仁、張羣男女十來個，等於是一個小型外交團，出手大方，舉止豪闊，把上海那一套用到奉天來，東北這羣土包子被唬的一怔一怔的。吳的住所是麻將、牌九賭類俱全，有的是專爲了輸錢而設，經常進出的大員有參謀長榮臻、省長臧式毅、軍長胡毓坤、師旅長王以哲、何柱國、工兵司令柏桂林、輜重兵司令牛元峯、屯壘督辦鄭作華、財政廳長張振鷺、機要秘書朱光沐、電話局長康瑞符等上下打成一片。固然是夜夜春宵，就連個小參謀也能得到一隻大金星牌的自來水筆。女代表更與張學良交往密切，歌舞達旦，已經忘却兩帥死後；東北保安委員會所作不再過問關內事的決議。

楊宇霆和常蔭槐二人，平常未參加這種交際場合，不接受招待，自然被有心人視作眼中釘，肉中刺，趁機打擊。常蔭槐和萬福麟搞不來，萬

福麟逗留奉天不走，藉口堅決撤換常蔭槐，用這一招做要挾，卒迫使蔭槐調回奉天的命令發佈後，萬福麟才戀戀不捨的返回任所。常蔭槐帶了隨員行李回轉奉天，中途黃昏的時候，快要到昂昂溪，汽車軸突然斷折，隨員向當地民間雇用了兩條牛，將汽車拖進市區，已是深夜，大家又餓又困，勉強找了些吃食，都說：「不是吉兆」。第二天元旦放假，各機關學校團體爲慶祝全國統一；都紮彩牌坊，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沿途鞭炮的聲音不斷。

換帖兄弟不過如此

現在一般的記載都說：「殺了楊宇霆和常蔭槐以後，東北才易幟，中國才得以統一的。」根據趙代表（全璧）所說：「那時候他正在當明水縣縣長，元月一日就已經紮彩牌坊，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，可見一般記載和外間傳說與事實不符。」一月十日半夜還不到一點，趙代表忽然得了一個怪夢，夢見楊宇霆自上房走出中門，口中大叫：「高貫三——高貫三。」兩聲，身後跟著一個陌生人，這個陌生人從來沒有見過，面色鐵青，兩隻眼睛血紅，木木然的不講話，行動好像機械，帶着陰森森的恐怖氣氛，趙代表也跟在身後往外走，走到大門洞的屋樑下，楊宇霆往上看又往下看，看了一會，倏的從空中掉下來一個雀巢，遍地死雞碎卵，看了叫心慄難過。呼啦嗖一陣冷風吹過，驀然間一切消失，什麼都不見了……趙代表也從夢中驚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趙太太問：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做了噩夢

。」趙代表就將夢中情景告訴了太太，趙太太聽了也是心中惴惴不安，知道不是好兆，不久天就亮了。提前梳洗完畢，即接到奉天民政廳廳長馬志丹的電話說：「楊宇霆與常蔭槐二人，於昨天下午同去帥府開會，當天晚上未回家，今天早晨才知道已被少帥（張學良）槍殺，現在正去姜公祠領屍……。」

趙代表聽到這個消息，手扶牆壁，幾乎暈到，不禁熱淚奪眶而出，立即向馬廳長請假，馬廳長說：「你來電報請假，請准假再走。」第五天奉天准假的電報來了，趙代表急急趕往奉天，抵達時剛剛晚飯過後，坐了一天火車，身心未免疲累，就在商場裏找了一家小館子，掀帘子進去，立刻熱氣撲面，嚴寒的冬天，平常人家都足不出戶，奉天的交際應酬却要到十一點。趙代表選了一個靠裏面的單人坐，茶房馬上遞過來一條燙燙的手巾把，擦了一把臉，切了一個拼盤，點了一個爆三樣，一壺二鍋頭高粱酒，半張餡餅（瀋陽的餡餅都是大張的，一張可以切四塊。）一碗酸菜汆白肉。一口酒下肚，身上登時輕鬆了不少。酒足飯飽之後，趙代表又到澡堂子泡了一陣，搓背捏腳來了個全套的，在這當中朦朧的睡了一覺，醒來精神業已恢復。

出了澡堂子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快要十一點啦，趙代表不願打擾親友，找了一家旅館暫時住下，一夜翻來覆去的也未睡好，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楊宇霆公館，接見的是楊的太太。楊太太兩眼紅腫，憔悴的不成人形，喉嚨沙啞，乾泣無聲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十日下午，帥府電話請開會，

臨行，他向我鄭重的說：『好好教養孩子，我走了。』好像再也不見面的樣子，我聽了很生氣，平時淨跟兩個小妖精（二、三姨太太）鬼混，不理我，怎麼今天突然講這種話，不是發神經病嗎！我也就沒給他好臉色看，誰知他說完就去了李香齋（奉天省議會副議長）家，一夜沒回來……

第二天早晨接到通知，到姜公祠去認領屍首，竟永遠不再回來了。領了屍首運回老家——法庫縣安葬。隨後又來了一些官兵查抄財產，搜走了長短槍二十多支。——他真是個糊塗人，平常毫無警覺，他不願意為老太爺做壽，少帥強着叫做，說什麼——他們是換帖弟兄，他是乾兒子也應該為老太爺做壽，督辦這才遵照辦理。人家來時，不喝水、不吃飯，連吃水果都自己打皮，這不是明擺着懷疑我們嘛！還有南屋那個小狐狸精（三姨太太）和少帥太太（于鳳至）結拜乾姐妹，把家中的事都跟人家說了。說督辦的命運；怎樣怎樣的好，教人家妬忌，現在人死了，不是自己找的可嗎！」說完又是鼻涕一把淚一把的，趙代表聽到這裏，只好再三安慰。

辭別了楊宇霆太太，趙代表轉到奉天北關常蔭槐家，常紹襄（常蔭槐的長子）見面交談了一陣，自是傷心難過，雙方都不忍多說，男人究竟比女人堅強的多。看看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。趙代表即行辭出，前往遠東醫院去找張院長；張院長名叫張錦華，是趙代表的表叔，也是奉天的名醫，凡是奉天的軍政要人，沒有不認識他的。張院長匆匆看完重要病人，就請趙代表到南滿站一家俄大鼻子開的番菜館吃西餐，邊吃邊談。

七種因素引起殺機

據張院長說：「楊宇霆遭三槍，常蔭槐被打了四槍，都是頭骨破碎，我親自為其取出彈頭，縫合皮肉，因為在那種情況下，沒有人敢動手。」

「接着說：『楊宇霆給老太爺做壽，可說是高朋滿座，奉天的軍政要人都到齊了，我也在座，大家正在打麻將，玩牌九，少帥進來坐下，沒人理會，高鳳歧（楊宇霆的副官）跑到上房對楊宇霆說：『少帥來了』，楊立刻趕到前庭，高鳳歧即揚聲大喊：『督辦下來了』，大家開堂起立，並且鄭重的敬禮，楊宇霆答禮後，請少帥到內院上房，坐了片刻就送出來，仍然沒人理會，少帥受此刺激，不能沒有猜忌之心，這種勢大鎮主的鋒頭，乃是搞政治人的大忌，成了被殺的主要原因。』

「經趙代表和當時或事後的情況研判，楊宇霆和常蔭槐的被殺，大概共有七種原因：第一是常蔭槐不應該在當黑龍江省省長時，未得到少帥的批准，就擅自向外國購買槍支武器，這一點到現在也無法分辯；楊宇霆代其承擔購買武器的責任，但是為什麼不向奉天兵工廠買，而偏要向日本買？第二個原因是張學良身負家仇國恨的重大責任，自是容易贊同全國統一，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；楊宇霆則主張遵照兩帥遺命，和東北保安委員會的會議決議：『閉關自守，保境安民，不再過問關內的事。』當吳鐵城代表中央在奉天活動期間，把所有東北的軍政大員都買通了；張學良更進了女代表的迷魂陣，形成大家一致的仇視楊宇霆，彼此頗有爭執。易幟後，楊宇霆雖

也服從張學良的決定，然而雙方心中的疙瘩仍然存在。第三個原因是常蔭槐在北京成立賬務處兼任處長，備一專車，請張學良往返訓話一次，這也是人捧人的方法，預先已經講好，到時候張學良說：『肚子痛，不能前往，因張志潭等人歡宴時，酒後吃芒果吃多了。』常蔭槐就責備他說：『你和他們這些人，整天花天酒地的，他們給你下了毒也說不定，張效坤（張宗昌）不是也說肚子痛嗎？』，語氣極直噎人，好像父兄的教訓子弟；張學良默然無語。第四個原因是第二次直奉戰後，張學良召開軍事會議於天津，參加人員有李景林、張宗昌、褚玉璞等方面首長，常蔭槐自

動參加，會議中張宗昌發言表功，驕矜自誇，肆言無忌，並且沒完沒了，大家都厭煩而無奈。常蔭槐就站起來說：『效坤，你的兵在北京四郊搶掠姦殺，民怨沸騰，人民對我們印象壞透了，你知道吧？』張宗昌掃了面子，一下跳起來，拍着桌子大罵大叫。張學良把常蔭槐推出去，說：『人家開會，沒有你，你在這裏攪局說些什麼。』

第五個原因是那時候東北軍的軍風紀不好，坐車看戲不買票成了正常的惡例，所以民間流行着說：『媽拉個巴子是免票，後腦勺子是護照（東北人後頭部扁平）』，兩帥為了整飭軍隊紀律，特委派常蔭槐任執法處處長；常蔭槐不畏權勢，執法甚嚴，在兩帥面前最得寵的五姨太太有一個副官，就因為坐火車沒買票，被常蔭槐捉住打了一頓屁股，兩帥知道了非常高興，對常蔭槐更加看重。少帥的副官長高紀毅，屬下一個副官因為違法，被常蔭槐當着高紀毅的面打了一頓軍棍；這

些事在今天特權橫行的台北也無人敢做，而常蔭槐在六十年前就做了，竟然未顧慮到為政不得罪巨室，不得罪小人的道理，跟高紀毅結了樑子。第六個原因是楊宇霆和常蔭槐二人，自恃元老功臣，東北官場多出其門下，且跟張學良是換帖結拜的弟兄，什麼事都是大而化之的不在乎，對張學良不稱官銜，都是直呼漢卿，犯了北方人所謂「把自己不當外人」的毛病。最後一點原因是吳鐵城動了手脚，吳鐵城表面上固然是代表中央爭取東北支援打閻、馮。但大家不要忘了，中央的最終目的是剷除所有軍閥，統一全中國；東北軍在中央眼裏，不過是軍閥之一而已，當然也在剷除之列，而剷除東北未來的障礙就得先除掉楊宇霆和常蔭槐，何況政治是以考慮現實利害為主，不講親情、不講道義。以吳鐵城達成任務後出賣了方本仁的事，來推斷觀察，張學良可能是中了離間之計，而自斷手足的。正如東北軍元老張作相所說的：「他們文人，用就用，不用就教他們走好了，何必殺呢！」如果不殺楊宇霆和常蔭槐，

「九一八」事變可能不致於發生，即或發生也能延後若干年；我們看兩帥生前運用楊宇霆以對付日本人情形就曉得了。楊宇霆和常蔭槐同時被殺，原投靠東北的留日士官人才；和北洋政府段祺瑞、吳佩孚的舊屬歸附東北的人才，失去了領導，也心生恐懼，於是自然星散，各投他方；少數未走的，為求自保，也閉口不言，不出一謀，不獻一策。

祕長拒絕草擬罪狀

直到「九一八」退進關內，張學良被迫下野，無一人諫諍，「西安事變」無一人可以倚靠，徒待幾個毛頭小夥子在胡鬧瞎搞；張學良竟落得一生囚禁，全體東北人命運悲慘。

事實經過是一月十日，楊宇霆和常蔭槐先後抵達帥府大客廳，張學良出見說：「後院小客廳機密」，遂引往後院，讓楊、常先入坐，並說：「我上樓去打針（張學良此時尚有嗎啡嗜好）」，一出門；高紀毅、王以哲、譚海等三個人即將

門堵住，開槍射擊，常蔭槐舉起椅子抵擋，大聲說：「這算什麼朋友，這算什麼換帖的弟兄。」高紀毅因為有樑子，登上桌子，由上往下打，連開了五槍，將楊、常二人擊斃；事後張學良指示理由，令祕書長鄒謙（字鳴之，江蘇人）起草宣佈罪狀，鄒混身顫抖，持筆不能寫字，說：「這不是事實，我不能寫。」乃送他回家，車到他家門口，一下車就死了。送走鄒謙，改令吳家象（仲賢）執筆，湯玉麟帶了一名馬弁，荷槍實彈的站在吳家象身後，吳勉力完稿，對外公佈。以上實際情形，都是抗戰期間，吳家象在四川成都向他內兄張恆懋（季忱）說的。

至於趙尺子和司馬桑頓二位先生都曾報導說：「張漢卿於槍殺楊宇霆和常蔭槐二人的頭一天晚上，和手鳳至用龍洋銀元一枚占卜，須向空中連擲三次，如三次落地都是龍面，即為該殺，擲畢果然都是龍面，遂決定殺楊、常二人。」這種說法很是普遍，筆者不認為張學良會迷信到這種地步。

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著

定價新臺幣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